

阿拉尔印象

□杜文娟

我没有体验过阿拉尔的春天，也没有经历过阿拉尔的夏季，但见识了初秋的阿拉尔。

早穿棉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是人生初级阶段对新疆的理解，到了阿拉尔，感受更为真切。一早一晚，短款羽绒服纽扣还得扣严实，中午时分，穿衬衣都嫌热。白天显得格外漫长，中午街上行人稀少，烈日当头，不戴帽子，连眼睛都睁不开，如果不午休，简直对不起自己。为了珍惜在阿拉尔的每一分钟，一天中午，沿着塔里木河滨河路信步走去，想看看王震将军的塑像，到上海知青纪念林参观，大约一个小时，脸上灼热，傍晚照了镜子，明显黑红了许多。

住的酒店离塔里木河200米左右，200多元一天，含早餐，设施干净。用床头的座机给服务台打电话，请送一双拖鞋，几分钟以后，电话铃响，语音提示物品到了，请开门。打开房门，并无服务员，低头一看，原来是齐腰高的机器人，机器人头盔位置有两个键，一个开门键，一个关门键。按了开门键，亮堂堂的空间里，真有一双拖鞋。惊喜地取出，道了声谢谢，竟然得到客气的回应，再见。

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塔里木河畔，服务如此高端，感觉有些虚幻。

傍晚沿着滨河路信步而行，路是平行的三条。最里面一条是车道，中间一条是塑胶跑道，红色、蓝色颜色鲜明。最外侧一条，也就是河堤位置，是砂砾水泥路面，红色箭头标注有自行车道、人行道，路边有长条靠椅，椅子上三三两两地坐着人，有闲聊的，有依偎在一起的，有独自一人看手机听音乐的。星星稀少，却还明亮，风过时，凉爽中裹挟着冷意。我在想，70多年以前，这里的河道肯定漫流，第一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和后来的建设者们，疏通河道，筑起大堤，栽种红柳和胡杨，这一段的塔里木河道才得以驯服，盐碱地变成了高产棉田。

走着走着，天就暗了，人更稀少，我在一个广告标志前停下，不清楚这标志是用什么材质做的胡杨和芦苇，非常逼真，胡杨只是树干部分，曲线形，有树杈和纹路。芦苇仿佛随风中的样子，从塔里木河上游方向，向下游方向倾斜着身子，秸秆和穗茎，都是弯弯的倾斜样子。胡杨在上游方向，芦苇在下游方向，胡杨的枝杈伸向下游方向，如同帆船。头顶恰好有一盏路灯，将胡杨和芦苇映照得真假难辨，胡杨树干上，顺着枝干的曲线，从上而下，写着绿色的字：塔河秋水长，长不过我对你的思念。

200米开外，不锈钢柱子上横架着蓝底白字的牌子：这里是中国的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

我想拍照留念，观察了一下行人，请与我擦肩而过的两位姑娘帮忙，想必是塔里木大学的学生吧，两人一左一右，开启灯光模式，举起手机为我照明。广告牌的后方夜色中，就是塔里木河大桥，灯光明亮，摇曳生辉。

胡杨芦苇、广告牌、长长的跨河大桥，高处的月亮和不多的星星，微风习习下的塔河蒿草，缓缓流淌的河水，这河水，从天山冰雪融化而来，这条河，叫塔里木河。我曾经多次在长江、黄河、珠江、黑龙江畔畅游，第一次在塔里木河畔行走，我为自己能行走天下，感到无比幸福。

这样的夜色，这条滨河路，走过多少人，多少胸怀理想、燃烧青春的生命。一定有爱情，有思念，有望断天涯路。有人对我说，阿拉尔没有通火车、飞机之前，从阿拉尔回内地，先乘一天汽车到阿克苏，从阿克苏乘三天汽车到乌鲁木齐，再从乌鲁木齐搭乘火车，三四天以后，才能到山东、上海等地。

走在塔河岸边，听着塔河流水，蒿草特有的清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不忍离去。塔河大桥桥头，有成片的林地，那里就是上海知青纪念林，旁边有王震将军塑像，借着手机灯光拜谒完以后，凉风吹拂，夜色寂寥。赶快站在公路旁打出租车，车辆稀少，就启动网络打车功能，还是没有接单信息。

正在我伸长脖子辨别方向，打算是否徒步走回酒店时，一辆黑色小汽车在我身边戛然停下，司机是一位穿便装的平头小伙子，大约三十多岁，我好奇地歪着脖子去看，他摇下车窗，说一声，上车吧。

我愣了一下，仔细观察，担心遇到不测，毕竟黑灯瞎火，没有什么比人身安全更重要。副驾驶门上有“消防”字样，前面的挡风玻璃内侧，交叉立着两面小旗的五星红旗，车灯将五星红旗渲染得火红，炉膛的火苗一样，非常温暖。好似远洋渡轮归港，看见了久别的灯塔一般，我心里无比踏实和感动。

我立即上车，与小伙子交流才得知，他们单位随时都有巡逻的人，我打车的位置比较偏僻，很难打上车，就顺便送我。

自从知道张仲瀚是“我们兵团的父亲”，我时刻关注他的信息。

清晨下楼，准备锻炼，当然是沿滨河路的塔里木河畔慢跑，一眼就看见一尊半身雕塑，从我的视角，只能看见侧面，不用猜，就知道是张仲瀚。多日里，无论从照片、影像、文字，已经熟悉了他的风度和长相。

踩着结霜的青草，走到近旁，果然是他，中山装，一绺卷发耷拉在额头上，右手臂弯搭着一件上衣，手中握着一卷书。看完整座上的文字介绍，为他的年岁叹息，1915—1980。

抬手摘下一枚毛桃，低头采了一朵金黄的太阳花，一朵叫不上名字的紫花，恭恭敬敬，双手捧着，放到张仲瀚手腕与书卷形成的夹角处，在他身边慢慢走过，走了一圈，依依不舍离开。第二天再去看他，胸前的花朵不见了踪影，大概是被夜晚的风吹跑了，十米开外的玫瑰园里，花朵大都凋零，摘下一朵最艳的，敬献给他。三鞠躬，算是告别。

心中非常明确，阿拉尔实在太遥远，这次能够到来，也是拐着弯争取来的，今生今世，很难再涉足此地。尽管从这里向南，有大片胡杨林，有进入沙海的沙漠之门，有通往民丰的沙漠公路，人生漫长也不漫长，世界上的美景处处皆是，能留住牵绊和感动的，并不多。阿拉尔、张仲瀚，塔里木河，生命历程中的涟漪，默默祈福，珍藏心中。

和长途司机约好，次日上午9时来酒店接我，到120公里之外的阿克苏。司机最先接上我，过塔里木河大桥，到河对面的一个小区接一位女孩，女孩一边打电话，一边上到了车。听她和电话那头的人说，奶奶在老家重庆生病了，需要回家看望，一会到阿克苏机场，乘飞机到重庆。电话挂断以后，车又返回塔里木河大桥，到塔里木大学接一位男生，男生上车以后，女孩忽然惊叫一声，哎呀，忘记带身份证了，家门钥匙也忘了带。我笑一笑，心想这么年轻的姑娘，犯这种低级错误也不为过，同时想，又可以游览一次塔里木河了。司机也不生气，第三次过塔河大桥，到女孩弟弟的小学门口，拿了弟弟的钥匙，回家开门取了身份证。这还没完，又开回塔河大桥，到一个单位门口，接上一位来阿拉尔洽谈业务的小伙子，四个人，终于凑齐，车向阿克苏方向开去。

在阿拉尔郊区，一个场景再次吸引了我的目光，真的是一米之隔，一边是绿油油的庄稼地，一边是沙海。这种场景在两个小时行程中，多次出现。阿拉尔与阿克苏两个城市交界处的梭梭林、红柳林边，出现了长长的白色高坎，那就是盐碱，条田被水洗过之后，堆积到路边的盐碱。如此磅礴的盐碱，经过了多少年的清洗，多少人的辛勤付出，戈壁荒滩盐碱地，才变成了广袤丰收的良田。

这样的景象，就发生在当代，王震、林则徐、左契、张骞，或许也见证过呢。

水。我们都明白，老子是以水喻人，讲的是为人处事的道理。但谁都不得不承认，水确实为生命之源，有了水就有了一切，失去水就失去一切。好在老君山水源充沛，取之不竭。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们沿着山间小路往上走时，清清的泉水一直伴随着我们。抬头往远处看，山崖的绿树间挂着一道道瀑布，如同一条条闪着银光的银练。低眼往身旁看，小溪里的活水正跳过一块块卵石，激起一朵朵浪花，一路叮咚作响，流向远方。老君山文旅集团公司对这些山上下来的水稍作挽留，有的地方建起了水坝，使瀑布的屏幕更宽广、更壮观。有的地方建起了平湖，湖面一下子沉静下来，映着蓝天白云和从水面上飞过的鹭鹭。在山下的老子文化苑，还建起了一座“上善池”，以满足人们对水的驻足顶礼膜拜。老君山海拔2200多米，山上和山下的气候差别很大，几乎是两重天。据说伏牛山每年的第一场雪，都是从老君山的山顶开始下。而到了春天，当山下的杏花盛开之时，山顶还是一片雪白。这样我们就知道了，老君山的水主要是来自地下的泉水和山上的冰雪融化之水，也可以说是天赐之水。我们到达半山腰时，在一个绿树掩映的观雪亭下小憩。亭外的一侧，有一股山泉直奔腾而下。因水流湍急，发出隆隆的轰鸣，并弥散着凛冽的冰雪之气。有朋友说，水流的声响是不是太大了，成了噪音。我说，这不是噪音，水流发出的声音越大，人的内心就越静，正如老子所说的“大音希声”。

老子在《道德经》里对树木的论述是：“曲则全，枉则直。”意思是说，树木长得弯曲反而而避免先被砍伐之祸，曲就反而有利于伸展。此论虽然同样说的是做人的道理，但毕竟是从树木出发，对人类如何认识树木，善待树木，也可以从中受到教益。老君山上的树木，原来归一家国有林场管理。靠山吃山，靠树吃树，为了林场职工的生计，林场每年都会砍伐一些成材的树木，致使老君山的森林覆盖率逐年降低。2007年8月，栾川县当地的民营企业家杨植森投资接管了林场，并成立了老君山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之后，以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为指导，视树木为宝，甚至视树木为神，从此只种树，不砍树，对山上的一草一木都倍加珍惜，任其自然生长，自由生长。经过十几年的持续植树造林，使整个老君山郁郁葱葱，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7%以上。我们在老君山的山道上缓步行走，犹如穿行在绿色的长廊里。让人感到神奇和不可思议的是，在远处一些陡峭的悬崖上，高高耸立的山峰上，仍然坚韧顽强地生长着一些乔木和灌木。老君山上的乔木品种繁多，有松树、柏树、杨树、榆树、黄桷，还有山桃、山杏等。灌木更是数不胜数。除了乔木、灌木，山上还盛开着木槿、杜鹃、茱萸、蔷薇等野花。导游讲解员不无自豪地说，等秋天时再来看，老君山层林尽染，五彩斑斓，简直就是一幅巨大的天然图画。

《道德经》里说：“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又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从老君山回京多日，我脑海里还缭绕着在老君山看到的云雾。老君山的云雾是变幻的，一会儿薄，一会儿厚；一会儿如丝帛，一会儿如花朵；一会儿像飞翔的鸟，一会儿像奔跑的羊。老君山的云雾是不断移动的，青山为实，云雾为虚，正是云雾的虚，在不断改变着青山的面貌。看着缥缈的云雾，游人都免不了有些忘我，不知不觉间生出飘飘欲仙之感。我国的名山很多，但不是每一座山都有云雾缭绕。上得老君山，之所以几乎每天都能欣赏到如诗如画的云雾，是老君山独特的地理位置所致。老君山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分界点，也是交汇点，登高望远，北面是滔滔黄河，南面是滚滚长江。两条大河大江的水汽在老君山把酒言欢，如老子所说的天地相合，阴阳相抱，飞云走雾是必然出现的和谐景观。老君山的空气质量当然很好，负氧离子含量极高，被称为“天然氧吧”。总的来说，老君山也是金山银山。目前，老君山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地质公园，同时成为国内顶级的AAAAA级旅游景区。一年四季，老君山游人如织，上山游客从2007年全年不到3万人，到如今的250万人；旅游收入由2007年的不足30万元，到现在超过6亿多元，真正实现了以文化生态旅游富县惠民。千年道家风，一处山水魂。看到如此盛世景象，作为道家祖师的太上老君，也一定会手捻长髯，开怀大笑吧。

（刘庆邦：中国作协第九届全委会委员。著有《红煤》《断层》《远方诗意》等长中短篇小说、散文集等七十余种。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

花晒谷山居有感

□熊伟

今年六月半不到，我们打点行装，从武汉驱车五个多小时，来到建始县一个叫花晒谷的地界，开始了山居生活模式。这里有“武汉的后花园”之称，其海拔约莫1200米左右，山清水秀，景色宜人，因之往来旅游度假者不绝于途。而选择此地作为购房度假之所的人，也越来越多。每日茶余饭后，眼见山居者扶老携幼，漫步于楼宇之间，或听闻休闲广场上派歌舞升平，不禁感慨连连，遂吟成几句，以为纪念耳。

暂居花晒谷，倏忽月已全。
不为酷暑逼，清凉满周边。
日观白云舞，夜枕青山眠。
闲适有如此，不让谷中仙。

我老了

□陈官煌

我老了
两肩风尘
一脸沧桑

我老了
说话满嘴漏风
走路摇摇晃晃

我老了
忘不了那老掉牙的故事
从早到晚讲了又讲

我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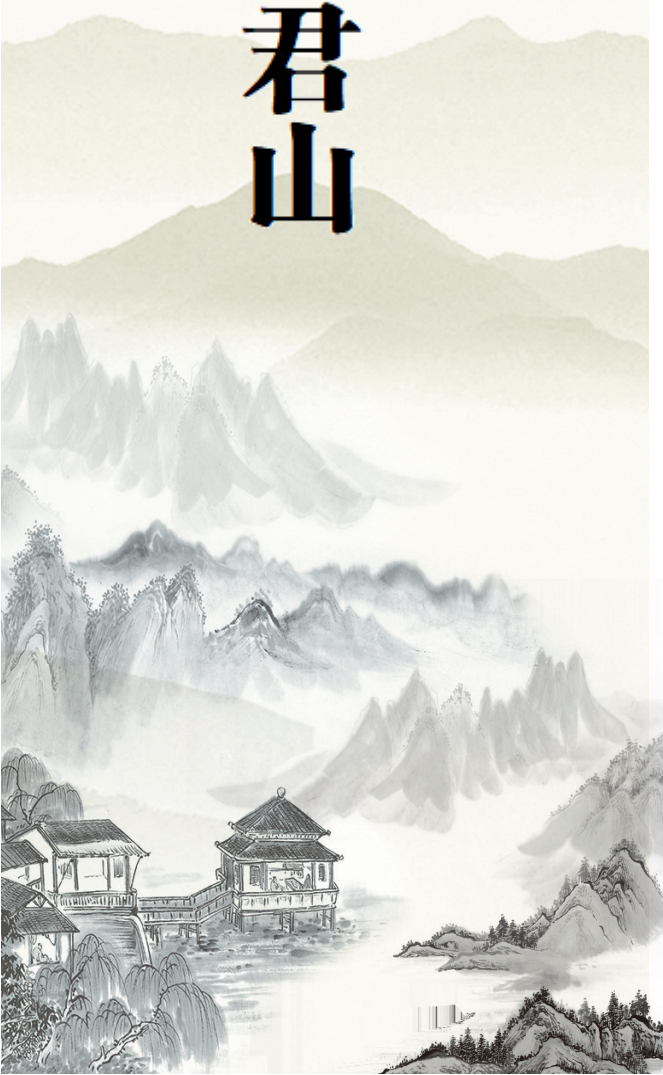
老有老的愿望
真想放声歌唱

唱起当年的童谣
歌声伴着一抹夕阳
歌中飘着儿时的奶香

我老了
我老了吗
一腔热血没有冷却
依然滚烫滚烫
白天扛起太阳

道法自然的典范老君山

□刘庆邦



以前，对于老子在中华民族的崇高历史文化地位，我并不是很了解，甚至不知道老子姓李，名字叫李耳。2009年春天，我去美国西雅图参加一个国际写作计划，在与当地的读者交流时，我提的问题是：你们读过哪些中国作家的作品？让我没想到的是，他们的回答不是孔子，不是李白、杜甫，也不是曹雪芹，而是老子。更让我感到惊奇的是，2017年，美国《纽约时报》评出了从古至今的全球十大作家，排在第一位的作家是谁呢？竟然是老子。作为和老子故里近在咫尺的周口老乡，我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竟不晓得老子在全球范围内的巨大影响，真是惭愧至极。其实在此之前，鲁迅先生，还有西方的哲学家尼采，都对老子有过极高的评价。鲁迅的评价是：“老子之辈，盖其枭雄。”所评正是老子天下第一的意思。尼采的说法是：“《道德经》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我必须改正正在求知上舍近求远的毛病，赶快补上学习老子这一课。

我马上买来了解析本的《道德经》，放置案头，反复研读。从此以后，老子李耳的这部著作，一直伴随着我的文学创作之旅，源源不断地为我的创作提供着高屋建瓴般的理性指导和强有力的哲学支持。比如，当我我不知道什么是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时，是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让我豁然开朗，人类的文学创作都是向自然学习，最高的境界是自然天成。比如，当我在小说写作中处理不好纪实和虚构之间的关系时，是老子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让我明白，纪实的東西是不美的，只有在现实的基础上加以虚构和想象，才能创造出美妙的作品。再比如，随着年事渐高，当我对自己能否持续创作产生疑虑时，是老子的“慎终如始，则无败事”，使我备受鼓舞，提升了持续写作的勇气，坚定了在写作的道路上走到底的信心。

除了书本上的学习，我还怀着崇敬的心情，追寻着老子的足迹，采取实地拜谒的方式向老子学习。趁一次回乡探亲的机会，我特地来到老子故里鹿邑县的老子纪念馆，了解老子的生平和老子创作《道德经》的历史背景。在纪念馆里得知，老子所著八十一章共五千多字的《道德经》，是在河南灵宝的函谷关完成的。2019年3月，灵宝市在函谷关举行盛大典礼，纪念老子诞辰2590周年暨《道德经》问世2510年。我荣幸地应邀参加了纪念活动，并代表嘉宾作了一个向老子致敬的发言。据介绍，老子在函谷关著完《道德经》之后，并没有骑着青牛出关继续西行，而是折返到河南栾川层峦叠嶂的大山深处归隐。因老子的坐骑是一头青牛，他归隐的山被后人称为伏牛山。老子归隐修行之处，恰在八百里伏牛山的最高峰，自然而然，这座山就被世代敬仰的人们尊为老君山。

自从知道了河南栾川有座老君山，我就一直想去老君山走一走，看一看。如果说对老子足迹的追寻也算是一种修行的话，这辈子如果不到老君山，修行就算不上圆满。机会总是眷顾心怀愿望的人，2023年8月1日，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组织一些作家赴老君山采风，作为采风团的成员之一，我终于如愿以偿地登上了老君山。多年来，中国的名山大川我已看过不少，东西南北中的“五岳”，我都登临过，还先后去过四川的峨眉山、安徽的黄山、福建的武夷山、浙江的雁荡山等。而老君山坐落在中原腹地的栾川，栾川古称“鸾州”，据传因有一种类似凤凰的鸾鸟栖息此风水宝地而得名。在我的想象里，老君山一定非常壮美、奇丽，有着不同于它山的独特之处。不然的话，胸怀博大、崇尚自然、目光挑剔的老子，不会选择老君山作为他最后的归隐和修炼之地。人的想象总会带有一定的局限性，难免会拿以往看到的山川作为参照，尽管我已经把老君山想象得很好，可到老君山一看，还是让我感到大为惊奇，还是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概括起来说，老君山是自然之山，文化之山，也是无可替代的神山、仙山。它的突出特点是，在老君山的开发、建设、发展中，一直在践行着老子的思想，学习自然、尊重自然、顺其自然，堪称是道法自然的典范。

下面，我结合老子在《道德经》里关于水、树，以及云雾和空气的论述，从三个方面说说老君山的建设是怎样实践道法自然理念的，是怎样实现人文资源与自然景观完美融合的。老子在《道德经》的第八章里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在第七十八章里还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这说明，老子在自然界万物中，最推崇的是孕育原始生命的

陪母亲买菜

□李御

定居省城已三十多年，以前回老家次数很少，近年稍显清闲，回去的次数多了起来。到家后，每天早晨起床时，发现母亲已把菜买回，正在清理淘洗，望着母亲佝偻的背影，心里歉意涌动。我说，明天我与您一起去买菜。哪知，次日待我起床时，母亲又将菜买回来了。无奈，我只好把闹钟定到早晨五点半，起床洗漱后，母亲很惊讶，埋怨我没睡会儿。

总算逮到了一次陪母亲买菜的机会。母亲身子骨还算健朗，但腿脚不太灵便，每天买菜来回要走四里多路。八十多岁的老人，负重行走，为了一家人每天的生活，来回奔波，让人动容。母亲说，没事的，我还能走动，我就上街给你们买点菜。

母亲买菜，一般不去商场超市，她担心那里的菜不新鲜。在附近菜农集的一溜摊位前，母亲告诉我，她每天就在这里买菜。母亲与摊主们很熟络，互相亲热地打招呼。

我与母亲在琳琅满目的鲜嫩菜摊中，选了青椒，是那种肉厚但不太辣的，准备做虎皮青椒。买了茄子，属本地品种，可以凉拌。还买了丝瓜、扁豆，还买到了母亲说难以碰见的刀豆，她说小弟喜欢吃，刀豆需要切片后腌制。

母亲跟我说，在这里买菜，不用担心喷打农药。我问：为何？她说，用土办法，网罩虫子，用灯灭虫子，捉虫子。

后来我才知道，附近菜农用于种菜的地块不大，他们习惯用土办法灭虫，买农药成本太高，不划算，也影响菜的品质，时间长了，就不人买了。土办法并不是笨办法，不断摸索，菜农们掌握了事半功倍的灭虫妙招。大地块可能用不上，小地块却很管用。

我笑着说：“生活质量很高哇，都是绿色蔬菜。”

母亲回答我：“怎么说哩。大城市有大城市的好，小地方有小地方的好，自己过得开心就好。”

母亲平时话不多，但这天总想跟我说话。

她说，在这里买菜，那些叫得蛮凶，声音很大，推销自家菜品的人，得留点神，十之八九其中有猫腻。

由此，我联想到一句很有名的话：那些叫喊得厉害的人，是最想把最坏的东西推销出去的。

小市场与大道理竟是如此接近。

我一手拎着蔬菜，一手挽着母亲的臂膀，走走停停，一路品赏沿途摊点的各种蔬菜与农副产品，真可谓品种齐全，品相上乘，价格便宜。有不少回乡省亲的城里人，大包小裹将买到的鲜菜、干货放入小车后备箱，满载而归的喜悦挂在脸上。

走到一位矮妯（湖南方言，意为祖母或尊称老年妇女）摊位前，她拿出一兜鸡蛋硬要塞给母亲，两人拉扯半天，我只好代母亲收下。原来，矮妯的老伴患有咳嗽顽疾，母亲知道后，把家里剩下的桑树根皮，全都给了她，让她老伴煎服。我家里原有人患过这种病，知道这一偏方后，遍托亲朋好友，找到了桑树根的皮，服用一周后就痊愈了。矮妯老伴服用后，多年的咳嗽治好了。出于感谢，要把家里的土鸡蛋送给母亲。

母亲似乎都忘了这件事。在她看来，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生毛病呢。人家病了，能帮上忙的肯定要帮。人帮我，我帮人，人活着才有意思。小镇上总是弥漫着互助友爱、邻里

相帮的浓厚氛围。

陪着母亲逛菜市场，不但买了菜，还收获了许多。

一路走来，母亲硬要买鱼买肉，说我回来了，没有荤菜肯定不行。拗不过老人家，只好买了农户自家养的一只大母鸡。

有我陪着买菜，母亲自是喜悦，话也特别多。哪家的丝瓜特别甜，哪家的茼蒿特别香，哪家的藿香放在煎豆腐里最入味，一一道来，如数家珍。

到家后，把菜放下，母亲拿出自备的盘秤，称了称大母鸡，这是母亲多年的习惯，她叫“复称”。一般的菜不称，只称价位比较高的，多了少了，要弄清楚，当个明白人。

望着秤星，母亲愣住了，她说，不对。人家收的是三斤二两的钱，你看，这明明是四斤二两，少看了秤星上一杠，整整少收了一斤的钱。她对我说：“得赶紧给人家把钱补上，不是小数目，几十块钱哩，不能占别人的便宜。”

我说：“咱们明天去买菜时，给他补上。”

母亲口气严厉，说：“那不行。该今天补上的不能等到明天。”说完，就要去买菜的地方给人家送钱。我忙说，您老歇会儿，补钱的事还是我去。

临走时，母亲还叮嘱我，不要认错

了人，把事情给人家说清楚。我遵命很快把钱还了。

回来后，母亲还说，矮妯送的鸡蛋，是要还情的。明天把我给她买的点心，给人家带上两盒，不能欠人家的情。

后来，我早晨也陪母亲买菜，但有时还是睡过了。

长辈对子女真心实意，掏心掏肺，而子女对老人总会有所疏忽。